

晉

書

六



志第十三

晉書二十三

御撰

樂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大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聲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无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荊州時尚脩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石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

又入關右太元中破符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厢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歌宣帝

曹毗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救暉整天衢勲格宇宙化動八區肅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靈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羅重抗天暉再舉蠢矣二寇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膏齊斧豐饗神筭赫赫王旅鯨鯢既平功冠帝宇歌文帝

太祖齊聖王猷誕融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難嚴清紫宮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參墟聲流无窮歌武帝

曹毗

於穆武皇允龍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序聰斷以情

殊域既賓僞吳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歌元帝

曹毗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
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曜金輝復煥德冠千載蔚有餘榮

歌明帝

曹毗

明明肅祖闡弘帝祚英風夙發清暉載路茲述綏武罔式皇度
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猷允塞高羅雲布品物咸寧洪基永固

歌成帝

曹毗

於休顯宗道澤玄播式宣德音暢物以和邁德蹈仁匪禮不過
數以純風濯以清波連理映阜鳴鳳棲柯同規放勛義蓋山河

歌康帝

曹毗

康皇穆穆仰嗣洪德為而不宰雅音四塞閑邪以誠鎮物以默
威靜區宇道宣邦國

歌哀帝

曹毗

於穆哀皇聖心虛遠雅好玄古大庭是踐道尚無爲治存易簡
化若風行時猶草偃雖曰登遐德音弥聞愔愔雲韶盡美盡善
歌簡文帝 王珣

皇矣簡文於昭于天靈明若神周淡如川冲應其來實與其迁
亶亶思化日用不言易而有親簡而可傳觀流弥遠求本逾玄
歌孝武帝 王珣

天監有晉欽哉烈宗同規文考玄默允恭威而不猛約而能通
神鉦一震九域來同道積淮海雅頌自東氣陶醇露化協時雍
四時祠祀 曹毗

肅肅清廟巍巍聖功萬國來賓禮儀有容鍾鼓振金石熙

宣兆祚武開基神斯樂兮理管絃有來斯和說功德

吐清歌神斯樂兮洋洋玄化潤被九壤民无不悅道无不往

禮有儀樂有式詠九功永无極神斯樂兮

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務成

玄雲

黃鵠行

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
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榮陽言
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
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公勝袁
紹於官渡還誰收藏死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
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
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進酒爲平
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
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
上邪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
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言漢

室襄孫堅奮迅猛志合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為漢之季言
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又如張為據武師
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為烏林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東下
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為秋風言權
悅以使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為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并兼而權親
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為開北言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
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曲為通荊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開羽自
失之憾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為章洪德言權草其大德而遠方來附
也改有所思為順歷數言權順錄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為承
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為玄化言其時主脩文
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
乃令傅玄制表為二十一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芝之祥言宣帝
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
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

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三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无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无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玉衡言景帝一万国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礼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潜施解長蛇之交離群桀之當黑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錄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金靈並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稚子班為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暇備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旼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

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爲順天道言序冬大閱用武脩
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爲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爲伯益言赤烏
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
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於後云

靈之祥

石瑞章 旌金德 出西方 天降命 授宣皇 應期運

時龍驤 繼大舜 佐陶唐 讚文武 建帝綱 孟氏叛 據南疆

追有扈 亂五常 吳寇叛 蜀虜強 交誓盟 連遐荒 宣赫怒

奮雁鳥 揚震輶 威曜電光 陵九天 陷石城 梟逆命 拯有生

万国安 四海寧

宣受命

應天命 應天機 風雲時動 神龍飛 禦葛亮 鎮雍梁 邊境安

夷夏康 務節事 勤定傾 攬英雄 保持盈 深穆穆 赫明明

沖而泰 天之經 養威重 運神兵 亮乃震斃 天下安寧

征遼東

征遼東

咸震怖

宣輔政

宣皇輔政

愼厥所生

肇創帝基

定二儀

時運多難

時運多難

武視江湖

天威橫被

景龍飛

敵失據

朔北響應

聖烈深

所生賢

洪業垂

定二儀

道教痛

我皇赫斯

廓東隅

威靈邁日域

海表景附

撥亂反正

遺教施

於鑠明明

雲澤雨施

天地變化

致天誅

有盈虛

春蠶爾吳蠶

有征無戰

弭其圖

公孫既授首 群逆破膽

武功赫赫

德雲布

順天心

安上治民

時赫戲

海外風馳

化風移

功濟萬世

網羅文武才

網羅文武才

網羅文武才

景龍飛

御天威

聰鑒玄察

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

逆之者滅夷文教敷

武功巍

弗違祥

享世永長

猛以致寬道化光

赫明明

祚隆無疆

帝績惟期

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平玉衡

糾姦回

萬國殊風

四海乖

禮賢養士

羈御英雄

思心齊

纂戎洪業

崇皇階

品物咸亨

聖敬日躋

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

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為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

咸光大

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

六合並康乂

並康乂

遘茲嘉會在昔義與農大晉德邁鎮征及諸州

為藩衛

功濟四海

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因時運

獸騎厲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惟庸蜀

聖策施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惟武進

長蛇交解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審大計

群桀離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時邁其德

勢窮奔吳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清一世

紀綱天人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天序歷

應受禪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承靈祐

御群龍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勒螭武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赫赫鎮四方

禮王臣

覆兆民

化之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運期

德隆聖皇

時清晏

白日垂光

應錄圖

陟帝位

繼天正王衡

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唐元首敷洪化

百僚股肱慈良時太康

隆隆赫赫

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金靈運

天符發

聖徵見

參日月惟我皇

體神聖

受魏禪

應天命

皇之興

靈有徵

登大麓御萬衆

皇之輔

若闕武

爪牙奮

莫之禦

皇之佐

讚清化百事理

萬邦賀

神祇應

嘉瑞章

恭享禮

薦先皇

樂時奏磬管鏘

鼓駉駉

鍾鏗鏗

奠樽俎

實玉觴

神歆饗

咸悅康

宴孫子

祐無疆

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於穆我皇

盛德聖且明

受禪君世

光濟群生

普天率土

莫不來庭 顓顓六合 望風仰泰清 萬國雍雍 興頌聲

大化洽 地平而天成 七政齊 玉衡惟平 峨峨佐命

濟濟群英 夙夜軋軋 萬機是經 雖治興 匪荒寧

謙道光 沖不盈 天地合德 日月同榮 赫赫煌煌

曜幽冥 三光克從 於顯天 垂景星 龍鳳臻

甘露宵零 肅神祇 祇上靈 萬物欣戴 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大致人 武教於時 日新師執提 工執鼓

坐作從 節有序 盛矣允文允武 蒐田表馮 申法誓

遂圍禁 獻社祭 允以時 明國制 文武並用

禮之經 列車如戰 大教明 古今誰能去 兵大晉繼天

濟群生

夏苗田

夏苗田 運將徂 軍國異容 文武殊 乃命群吏

撰車徒

辯其號名 讚契書

王軍啓八門行同上帝居

時路建太麾

雲旗翳紫虛 百官象其事

疾則疾

徐則徐

四衡旋軫

罷陣斃車 獻禽享祀

蒸蒸配有虞惟大晉

德參兩儀

化雲敷

仲秋彌田

仲秋彌田

金德常綱

涼風清且厲 凝露結爲霜 白藏司辰

倉隼時鷹揚

鷹揚猶尚父 順天以殺伐

春秋時序

雷霆震威曜

進退由鉦鼓

致禽祀祊 羽毛之用充軍府 赫赫大晉德芬烈陵三五

敷化以文

雖安不廢武 光宅四海

永享天之祐

順天道

順天道

握神契

三時示講武事 冬大閱

鳴鑼振鼓鐸

旌旗象虹霓

文制其中 武不窮武

動軍誓衆禮成而義卒

三驅以崇仁 進止不失其序 兵卒練

將如闕武

惟闕武

氣陵青雲 解圍三面 殺不殄群

偃旌麾

班六軍

獻身蒸

脩典文

嘉大晉

德配天

祿報功

爵俟賢

饗燕樂

受茲百祿

壽萬年

唐堯

唐堯諮務成

謙謙德所興

積漸終光大

履霜致堅冰

神明道自然

河海猶可凝

舜禹統百揆

元凱以次升

禪讓應大歷

睿聖世相承

我皇陟帝位

平衡正準繩

德化飛四表

祥氣見其徵

興王坐俟旦

亡主恬自矜

致遠由近始

覆瓿成山陵

披圖按先籍

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

祥氣萬里會

龍飛何蜿蜒

鳳翔何颼颼

昔在唐虞朝

時見青雲際

今親遊萬國

流光溢天外

鶴鳴在後園

清音隨風邁

成湯隆顯命

伊摯來如飛

先天天不違

輟耕綜地綱

解褐衿天維

元功配二王

芬馨世所稀

我皇叙群才

洪烈何巍巍

桓桓征四表

濟濟理萬機

神化感無方

髦才盈帝畿

丕顯惟昧旦

日新孔所諮

茂哉明聖德

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
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習何翩翩和鳴棲庭樹徘徊雲日間
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河酷祝振纖網當奈黃雀何那湯崇天德
去其三面羅逍遙群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皇統羽群
赤鳥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
膏澤隆青雲蘭風發芳氣蓋世同其芬

釣竿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沉九泉太公寶此術
乃在靈樞篇機變隨物移精妙骨未然遊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
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王衡正三辰
造化賦群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
天年初并時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二皇蚩尤亂生靈
黃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世不及虞與唐我皇盛德配堯舜

受禪即祚享天祥

率土蒙祐

靡不肅

庶事康

庶事康

穆穆明明

荷伯祿

保無極

永太平

鼓鼙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傳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
舊典有五篇關東有賢女三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方皇五殿
前生桂樹其辭並亡曹植鼓鼙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
李堅者能鼓鼙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熲先帝聞其舊
妓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
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製其辭焉其舞
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表明子啓增滿八佾泰始中歌
辭今列之後云

鼓鼙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

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開中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
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虞舜惟恭已恭已正南面道化與時移

大赦盪萌漸文教被黃支象天則地體無爲聰明配日月

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靜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爲

稷契並佐命伊呂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人聲發響自應

表立景來附哮闕順羈制潛龍升天路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

百事以時叙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風

海外同歡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彫飾今尚儉與素

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

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明明降訓詔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輝

事業並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應期運

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皇在庭棲

天命篇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朝廷無遺理

方表寧直康道隆舜臣堯積德踰太王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

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誅赦善戮有罪元惡宗爲虛威風震勁蜀

武烈憎強吳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
我皇邁神武執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永戰先仆僵盈虛自然運
時變故多艱東征陵海表萬里克朝鮮受遺齊七政曹爽又滔天
群凶受誅殛百祿咸來臻黃華應福始王凌爲禍先

景皇篇

當魏曲魏歷長古田長久長

景皇帝

聰明命世生成盛德參天地帝王道大創基既已難

繼世亦未易

外則夏侯玄內則張與李三凶構逆

亂帝紀

順天行誅

窮其姦宄

邊將禦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

威風振萬里

平衡綜萬機萬機無不理

召陵恒不君內外何紛紛

衆小便成群

蒙昧次心

治亂不分

叡聖獨斷濟武常以文

順天惟廢立

掃霓披浮雲雲霓既已闕清和未幾間羽檄首尾至

變起東南藩儉欽爲長蛇外則憑吳蠻萬國紛騷擾威威天下懼不安

神武御六軍我皇執鉞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

並縱奇兵奇兵誠難御廟勝寶難支兩軍不期遇敵退計無施

豹騎惟武進 大戰沙陽陂 欽乃亡 竟走奔虜 若雲披天 因赦有罪
東土効鯨鯢

大晉篇

當魏曲天生蒸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晉 於穆文皇 蕩蕩巍巍 道邁陶唐 世稱三皇五帝
及今重其光 九德克明 文既顯武又彰 思弘六合 兼濟萬方
內舉元凱 朝政以綱 外簡武臣 時惟鷹揚 靡愼不懷
逆命斯亡 仁配春日 威踰秋霜 濟濟多士 同茲蘭芳
唐虞至治 四凶滔天 致討儉欽 罔不肅虔 化感海內
海外來賓 獻其聲樂 並稱妾臣 西蜀僭夏 僭號方域
命將致討 委國稽服 吳人放命 馮海阻江 飛書告喻
響應來同 先王建萬國 九服爲藩衛 秦壤諸侯 序祚不二世
歷代不能復 忽踰五百歲 我皇邁聖德 應期創典 制分土五等
藩國正封界 莘莘文武佐 千秋蓮嘉會 洪澤溢區內 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 聽覽盡物情 顧望有譴罰 竭忠身必榮 蘭芷出荒野
萬里升紫庭 茨草穢堂階 掃截不得生 能否莫相蒙 百官正其名
恭已慎有爲 有爲無不成 闇君不自信 群下執異端 正直羅浸潤
姦臣奪其權 雖欲盡忠誠 結舌不敢言 結舌亦何憚 盡忠爲身患
清流豈不繫 飛塵濁其源 歧路令人迷 未遠勝不還 忠臣立君朝
正色不顧身 邪正不並存 辟若胡與秦 胡秦有合時 邪正各異津
忠臣遇明君 軋軋惟日新 群目統在綱 衆星共北辰 設令遭闇主
斥退爲凡人 雖薄供時用 白茅猶爲珍 冰霜晝夜結 蘭桂摧爲薪
邪臣多端變 用心何委曲 便辟順情指 動隨君所欲 偷安樂目前
不問清與濁 積僞固時主 養交以持祿 言行恒相違 難厭其谿谷
昧死則乾沒 覺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
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鳬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
乃是吳人惠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今列之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

再飛再鳴

懷我君德

來集君庭

白雀呈瑞

素羽明鮮

翔庭舞翼

以應仁軋

皎皎鳴鳩

或丹或黃

樂我君惠

振羽來翔

東壁餘光

魚在江湖

惠而不費

敬我微驅

策我良駟

習我驅馳

與君周旋

樂道忘飢

我心虛靜

我志霑濡

彈琴鼓瑟

聊以自娛

陵雲登臺

浮遊太清

攀龍附鳳

自望身輕

濟濟篇

暢暢飛舞

氣流芳

追念三五

大綺黃

去失有

時可行

去來時同

此未央

時冉冉

近桑榆

但當飲酒

為歡娛

衰老逝

有何期

多憂耿耿

內懷思

深池曠

魚獨希

願得黃浦衆所依

恩感人

世無比

悲歌且舞

無極已

獨祿篇

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鴈遊戲田畔
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
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削中倚牀無施
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獸班班遊戲山間獸欲噬人不避豪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鷓鴣晨鳴鴈過南飛
鷺鳥潛藏能罷窟棲耨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舫行難雖不入地豐籟深奧
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士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棄霧終爲土灰驥老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

自言尊

百尺高樓與天連

後園鑿井銀作牀

金瓶素綆汲寒漿

汲寒漿

飲少年

少年窈窕

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絕天

我欲渡河

河無梁

願作雙黃鸝

還故鄉

還故鄉入故里

徘徊故鄉

苦身不已

繁舞奇歌無不泰

徘徊桑梓遊天外

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

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

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

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元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

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妓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

子白頭吟之屬是也

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鸛然則其來久矣

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阿子及權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行其聲以爲此二曲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其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

懊惱歌者隆安初俗聞訛謠之曲語在五行志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廐臨敗所制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管絃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杯柈舞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務手以接杯柈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以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古之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然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且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曜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魏晉時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扑舞背負靈嶽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鍾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達駁以為王者觀時設教至於

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儐弔之位，庭奏宮縣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鄉，養宜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鍾鼓。吹也澄遠，又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儐弔顯於園陵，則未減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饗，良萬國朝宗，庭廢鍾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無嚴制之音，賔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耳正，方而好義，角聲堅肅，而率禮。絃歌鍾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遠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筓之屬，皮膚外剥，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

威儀之序足以跼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宗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旣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於是除高組紫鹿踐行敝魚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廩崇其後復高組紫鹿焉

晉書志卷第十三

志第十四

晉書二十四

御撰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爲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其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三相以伊尹仲虺爲之九厥樞會仰承君命惣及周武下逮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維苟非其道入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

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恭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
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
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
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天之敵或牽羊
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卧龍
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
焉宜王旣誅曹爽政由已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
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三衛有
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能渠飲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
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
居斯位自太興訖于建元南金北鋌用處茲秩雖未擬乎歲拊龍言天
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爲之者趙
王倫梁王彤成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爲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爲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

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及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自義陽王望爲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司上大將軍古官也漢武帝置冠以大司馬名爲崇重之職及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景帝爲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及晉受命猶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

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俛蓋後如舊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為文官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衮冕綠黼綬所以殊於常公也。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魏二百斤。元康元年給麥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戶賊曹。

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閣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人給
武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
蓋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皐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
皆皂零辟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降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
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掾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
已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橋掾一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
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一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
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
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
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襲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為持節都督增叅軍為六人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特進漢官也三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
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

晉書十四
賜位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後定令特進品秩第二位次
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
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絲一百五十
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
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二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人輜車施耳
後戶乘

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
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諸所賜給皆與特進同其以爲
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又卒贈此位本
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吏卒其餘皆給

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
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
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
及晉受命仍舊不改復以爲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或更拜

上公或以奉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事者及內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位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

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三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縣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錄事兵鎧士賊曹日然軍刺姦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其假節爲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自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

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惣統內外諸軍矣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春秋賜絲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門下都督錄事兵鎧士賊曹參軍刺姦吏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

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公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

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意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意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掬已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良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縣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始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郤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恒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列曹尚書案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

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者又置尚書五人又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脩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爲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且五兵度支九五曹尚書僕射一令爲八座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無五兵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省僕射又置駕部尚書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尚書又無駕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

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恒置以右僕射攝之
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左右丞自漢武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減其二
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蓋自此始也自此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
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
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八座郎初
拜皆沿漢舊制並集都座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其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
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及光武分尚書爲六曹日之
後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爲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
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
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更能者爲之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
金部虞曹北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云倉部民曹
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尚書陳

矯奏置都官騎兵令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北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主客安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主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北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侍中案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儼替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已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負及
晉置負四人

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
得入禁中皆無負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官者魏文
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同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至晉
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官者董猛爲中常侍後遂止常爲顯職

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
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公負
通直散騎常侍案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負外者泰始十年武帝使二人
與散騎常侍通負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

負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負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
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

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負外散騎侍郎及太興元年元帝使二人

與散騎侍郎通負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為四人負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負

奉朝請本不為官無負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為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晉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惔桓溫皆為之

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官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祕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及晉因之並置負一人

中書侍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負

四人中書侍郎蓋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中書舍人安衆初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秘書監案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後以何_{名御}爲秘書丞而秘書先自有丞乃以_{名御}爲秘書丞丞及晉受命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繆徵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後別自置省而猶隸秘書著作郎又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又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太鴻臚宗正太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太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別置靈臺丞

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也魏杜夔爲之及晉改爲協律校尉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二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又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二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損國子助教員爲十人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

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治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治掾及渡江省衛尉

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乘黃廐驊騮殿龍馬殿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者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為門下之職

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員

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鉤盾等令又有青宮列丞鄴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謀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員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太醫以給門下省

大司農統大輦導官二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漕掾及渡江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復置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

哀帝省并丹楊尹孝武復置自渡江唯置一尚方又省御府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后宮為官號在同名卿上無太后則闕魏改漢制在九卿下及晉復舊在同號卿上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后則省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御史丞其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為臺主

治書侍御史案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員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二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

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二員
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
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廐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八人
及晉置員九人呂同治書而有士三曹曰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
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
左初自課第曹置庫曹掌廐牧牛馬市租後分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云
○殿中侍御史案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治也及晉置
四人江左置三人又案魏晉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中
有檢校御史吳岷則此二職亦蘭臺之職也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
也漢因之任御史中丞至魏別為一臺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武符
竹使符及泰始九年武帝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司隸校尉案漢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
農七郡廩漢東京及魏晉其官不替屬官有功曹都官從事諸曹
從事部郡從事主簿錄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

事武猛從事等負凡吏二百人卒三十二人及渡江乃罷司隸校尉官其職乃揚州刺史也

謁者僕射秦官也自漢至魏因之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武帝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都水使者漢水衡之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魏因之及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又以河隄謁者爲都水官屬及江左省河隄謁者置謁者六人

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候尋復爲領軍

護軍將軍案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爲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爲護軍都尉屬大司馬魏武爲相以韓浩爲護軍史

與爲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至世則不隸也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惣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爲領軍護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衛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以羊琇爲左趙序爲右並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員江左罷長史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晉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魏晉逮于江左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

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

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飲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為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此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持披亢從羽林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其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騶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為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騶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騶悉闇練之遂以騶為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騶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騶時已為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通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騶令之騶舉白獸幡拍塵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騶閑解甚為武帝所任

太子太傅少傅並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尚未置詹

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三傳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傳然後答之武帝後以諸副射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官事二傳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爲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遂宗廣傳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傳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君王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縣百斤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鑠皆領傳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傳給菜田六頃田騶父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二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錄事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不給赤耳安車乘及敗懷建官乃置六傳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保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傳然自元康之後諸傳或

晉書卷十四
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復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來置詹事終孝懷之世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

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

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祕書掌圖籍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

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

家令主刑獄穀食負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及晉自爲官不復屬家令

僕主車馬親秩職如太僕宗正

左右衛率案惠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及江左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

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景帝諱故改師爲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號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太農爲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享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廄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琰與中書監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從容共陳時宜於武帝以爲古者建侯所以藩衛王室今吳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爲帥都督封國旣各不臣其統內於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義万世之固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公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爲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爲次國其

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万户反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户王置一軍一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手時唯特增魯公国户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王沉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宮王承隨王芳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户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主權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為子不滿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户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子孫亦罷下軍其餘皆以一軍為常大國中軍二千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下軍千人其末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

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史職皆以次損焉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爲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蒞國其王公已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初故事

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負所領中郡以上及江陽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涼州置河津諸州置都水從事各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置監佃督一人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諸王國以內

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錄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員

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吏職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戶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都亭長賊捕掾等員戶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六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二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二十八人三千已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戶多少為差散吏為勸農又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

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二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二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歷魏及晉並有其職江左彌重

護羌夷蠻夷寺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荊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

晉書志卷第十四

職官

志第十五

晉書三十五

御撰

輿服

史臣曰昔者東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皐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
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高騶
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采綵頽丹班次各
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鞞珮衡載鳴和是
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
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駕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
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鼓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
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觴旁建乃作輿
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
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
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太赤以朝太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客異

憲師行殊則是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膺偉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
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
淪亡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
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票鵠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
秦皇并國攬其餘軌曲豈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旄頭罕
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
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疑胎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
除弃冕以約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旣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摠文
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
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
楊雄所謂彊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
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軻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
送葆車輿舂車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衮章太子
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儼略而損者

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主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王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樞文三十幅法月之數重轂貳轆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軫金薄繆龍之為輿荷較較重為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斧角鸞為雀立衡樞文畫轆及轆圭蓋黃為裏謂之黃屋金華施僚朱僚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鷁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亦謂之金鷁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榮戟於車之右皆蒙而施之榮戟韜以黻繡上為弣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螭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軛上其為左蠡轆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王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三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

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

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

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王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

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錫在馬鬣所謂當顧者也金塗

而方鉉金塗謂以金塗為文施以鐵為之其大三寸金塗謂以金塗為文施以鐵為之其大三寸

有二纓繁馬飾纓馬五路皆有錫鑿之飾和鈴之響晉鈎膺玉璫即鈎膺

纓也壞馬帶玦名也龍輅華轡輅謂車衡上環受驚者也朱幘幘飾也人君以朱纁法駕

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轎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

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

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乘名為

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

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

朱其驥尾左右駢駢金塗鏤錫黃屋左纁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

朱其驥尾左右駢駢金塗鏤錫黃屋左纁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

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重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

右

堅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與之牛之爲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謂武車旌也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

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船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建赤旗帝從之

輦按自漢以來爲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即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麻毛悉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軻漫輪縹龍繞之一名闌戟車一名

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

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天子獵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為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獸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
矛戟麾幢置弩箠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戰士載
以次屬車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
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指南大駕出行為
先啓之乘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
打一槌

羊車一名犛車車其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
羊車司隸劉毅糾劾其罪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
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
輦其下猶如犛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
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

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曰副車曰貳車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二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爲行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阜蓋朱裏云御衣車御書車御輅車御藥車並駕牛陽遂四望總牕阜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太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士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中道式道候二人駕分左右也次洛陽尉二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

赤車駕分三道各吹正三人引次洛陽令阜車駕中道次河南

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左右並駕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駕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

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中道次廷尉明法掾
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交次廷
尉主簿主記並駕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
次大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次太尉
外掾令史駕中道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引從次太尉
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人祭酒二人並駕在左次司徒引從駕駟
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七人次中
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各鹵簿左右三行戟楯在外
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各鹵
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
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各鹵簿左右引各三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
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

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皆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三部七人次黃門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三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並熊渠飲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闌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八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

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 細楯二行在
弩內又殿中司馬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次攄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
爲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行細弩
一行跡禽一行推斧一行力力楯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
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 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
軍在右殿中將軍持鑿鑿旛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
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
右 次黃鉞車駕二在左御麾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
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
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
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 次赤立
車 次赤安車 次黃立車 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 次白安車
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

豎旗安車邪拖之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士二熊渠督左飲飛督右次御輅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百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匹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之執馬鞭辟車之執方扇羽林士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次如護車次後軍

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声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丘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靴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功曹吏主簿並騎從幟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各五十匹將人持幢二靴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薄十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人騎靴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人騎校靴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並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駢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黑襪文畫輜文輶黃金塗五采亦謂之赤馬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駢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皐輪車駕四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皐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皐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勲德者特給之

通幔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幔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皐輪犢車各二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皐零辟朝服其武官公又別給大車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戶乘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駢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駢皆朱班輪倚鹿較伏能軾黑輜皐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駢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車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後謙子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旌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

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劔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

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比目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四十人又別有小使車赤轂皂蓋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幟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爲傳乘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二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軒而賤軺

車魏晉重輅車而賤輜輶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輅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卓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射侍中黃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裳雲襜畫轅黃金塗五采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駢其前見小駕則乘紫輅輶車雲襜畫輶黃金塗五采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螭螭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騊馬騊淺油色畫兩轅安車駕五騊馬為副又金薄石山輶紫絳輅輶車皆駕三騊馬為副女旌頭十二人持采戟二人共載安車輶駕女尚輦士二人乘輜輶車輶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輶駕三夫人油輶車駕兩馬左駢其貴人駕節畫輶三夫人助螭螭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輅輶車九嬪世婦乘輶車駕三

長公主赤輅輶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輶車駕兩馬右駢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輅輶車駕三為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

之公主助螽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三
○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螽乘阜交路安
車駕三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
婦助螽乘阜交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螽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駢
阜交路阜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輅車止乘漆布輜輶銅五采而
已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阜交路封縣鄉君油輶車駕兩
馬右駢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二皆即
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權飾餘車以周用
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之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
路飾青交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車又
是輅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
同用黑是為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
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

取其力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纏而不舒旂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旂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及使王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太亦如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宮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旣不備五路赤旂宜自漢制太子鸞路皆以安車爲名自晉過江禮儀踈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爲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蠡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驂乘侍中妻陪乘丹楊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非后王之制爰至庶人各有等差及

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衮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衮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侍祠天地明堂皆曰冠旒冕兼五冕之制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

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憤通天冠平冕冕皐皐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則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綬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纁紺四采衣皐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爲紱絳袴袜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憤其釋奠先聖則皐紗裏絳緣中衣絳袴袜黑

爲其臨軒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頰黑介幘絳紗
衣皂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緇黑色介
幘五色紗衣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帽單衣
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直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
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
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琰珠
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筓
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
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已下七章

遠遊冠傳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筓橫于冠前皇太
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
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綏綴以白珠其餘

但青絲而已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上方其下如幘顏其刺上而方下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皁綃為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為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秘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門郎小史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為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為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

名惠文或云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幸臣闕孺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中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為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應劭漢官云說者以為金取剛強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柔縹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且寶瑩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為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溫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却無山述展簪角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傳子曰

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法冠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緹為展笄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說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即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百也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為之制如版以笄為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為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救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為祭服尊荀之至也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鵲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育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漢天子公侯五行

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官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幘青翅燕尾諸僕射幘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乎冕昔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聞急乃裂裳苞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間得去後人壯其立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讎冠是也鵠冠加雙鵠尾豎插兩邊鵠鳥名也形類鵠而微黑性果勇其鬪到死乃止上黨王具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璆象邸玉弁

謂之合皮為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為璆璆結也天子五采諸侯

三采

卿冠下抵也象骨為之音帝也

天子則縫有十二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啤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且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為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著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獵服緇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幅桮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緇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緇帛以為幅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

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帽本末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歧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爲庶弔服

巾以葛爲之形如帽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爲巾世謂黃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纏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纏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纏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承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幘低幘出入掖門又三宮直官著烏紗幘然則往往去宴居皆著幘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彫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

白蛇劍俱爲棄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
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
乃還江南

革帶古之般革帶也謂之般革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
其有褱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荷紫以
生紫爲褱褱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
朝服或云漢世用盛秦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統故去其入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
綴紫搏搏以綰爲之長四寸廣二寸腰有絡帶以代般革中官紫搏外官
絳搏又有算纂嚴戎服而不綴搏行留文武采同其畝獵巡幸則惟從
官戎服帶般革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
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冕之制但立冠絳衣而已魏

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般革囊者得自具作其祖假印不給綬者不得佩綬般革古制也漢世著般革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替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一品又官替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替加內侍位者乃簪足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龜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綬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褰皂緣白紗其巾衣白曲領帶劍火珠素首革帶玉鈎燹獸頭般革囊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

則於殿下脫劔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衮衣九章
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鞞采畫織成衮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
廣領曲領各赤舄絳袜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
絳緣中單絳袴袜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

諸王金龜鈕纁朱綬四采朱黃纁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三
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褌皐緣中衣表素革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
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早上皇下親蠶則青上纁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
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
珠為支相繆八爵九華能獸赤龍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
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
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為永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
佩于宣王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銀印青
綬佩采璫玉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為上輿下比景深衣制太平
髻七鎮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鎮世婦三鎮助蠶之
義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爾素鈕纁朱綬佩瑜玉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
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鎮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
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絲組為緹帶各如其綬色金辟
邪首為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加乃金紫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幘黃金龍首銜白珠魚
須璫長一尺為簪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綃上下助蠶者縹綃上下皆
深衣制緣自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晉書志卷第十五

輿服

志第十六

晉書二十六

御撰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勸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誨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置珠璣日中爲市揔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土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與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二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士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鷗夷善廢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鷹以耕稼乃夏鷹以耘耨秋鷹所以收歛冬鷹於焉蓋藏書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旣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沙之富充豫漆絲之膾燕齊棗栗

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丹草遼西旃罽之鄉葱石捕稍之駿植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惣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旌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豕躬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衆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王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各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誚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彤墟乃盡振鹿財並傾橋粟上天降休躬人大喜王赦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三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曾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曾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大半

之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
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龍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優三
暉乃賧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
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
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草樹芻草
生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穀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
官誼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龍飛昭映軒廡光華前載
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
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民
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
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
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
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
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甘菹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

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縣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官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運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采壤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入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糒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三年

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息官拔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采稻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比食糗棗袁術戰士取給贏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白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滛於宮籞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之經用胡可勝言

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愬

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五六數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挑在御隻雞以給其希餒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士耕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蠶啜賸布不有怕淮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

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凱議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東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脩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陂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脩守戰之具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罷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閉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賣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三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

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為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塘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耨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屬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弃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

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自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盡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此水四百餘里五里置營營六丈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太昭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三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平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又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

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
言者異同財貲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櫟歲而上不收貧弱
困於荒年而國無備其家之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
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儒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
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為
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
親耕藉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弁耒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
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
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中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二
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
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暇者令與父兄同
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買冬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
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
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

告天下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吏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脩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出戰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堽堽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甚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

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與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且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曰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旣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三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

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石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竭則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訥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三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

於今者水滌兌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瀉且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塢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脩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塢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比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即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一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絲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賁布戶二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

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三十畝次丁男半
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
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
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二十八文其官品
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
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
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
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
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
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穴從武
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鉞穴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
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
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
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

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
幽井司隸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
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
人多相食飢疫摠至百官流亡者十八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三
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
作即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煖地投秋下
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太昔漢遣輕車使者泥勝
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
猶多三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
時使黃門侍郎虞騷桓彝開倉廩振給貧民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
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已來征戰
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旣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
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墾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
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臯陶不能使強不陵弱

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素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緝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且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事有所倚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足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筭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

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鰲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以下口稅三斛唯不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謡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

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
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辟僚及太
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
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化貨在乎人
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
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
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
盥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以礫化爲南金瓦石
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无化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爲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因
利將尽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羨萬人鑄之入奪之猶不能
給況今入鑄之則万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万物爲銅役不食之民
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无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

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鑄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化貨輕而物貴穀斛至錢數百万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化貨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黜豈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少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

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入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久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无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

錢一朝斷之便爲弃物是有錢无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敝大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旣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无異情朝无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愷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勲不如万世之益于時名取員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書畫之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征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子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

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三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

是為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元帝太興三年正月辛未雨木冰後三年周顗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郭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郭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藩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郭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

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為匠作者六萬之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亦效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薛子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女媿謀

故不失其姓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之果敗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勲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重王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火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

晉書卷十七
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葺葺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弃法律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一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恚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并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閤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閤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璠求退是時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璠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官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曰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

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
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
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家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孫又
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
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八年十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
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
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
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干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
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
成都王遂廢后廽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
藩表金芝雖未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閣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
本王者弃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曹芳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爲此臣而君行元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三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為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溫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之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牧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冬蝻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敝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姁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之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冬蝻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

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亦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

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比冒之此脩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三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飢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雁鳥隼擊秋分而微霜降

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枝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冶鑄金鐵冰滯固堅不成者衆乃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蚩尤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為金石同類也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為田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

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亮長十餘丈皓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實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

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回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夫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颺起清河王覃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於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為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龍襄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顏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龍襄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白三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金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三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延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遇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

殺人也邑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入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三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二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太元元年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其鑒外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勲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

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異充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宗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關亮及休皓又並廢三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湧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充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俾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位而已又省先后配

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兗豫荊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隸兗豫荊楊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之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刻妄如荀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

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茲甚韓謚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囧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很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陽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清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文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清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

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

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

水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

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符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

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

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

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

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求

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
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怨愁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
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敝兆
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郭仲堪舉兵向京師
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
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
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
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齒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
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
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
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
胤郭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

景平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濬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鵠音時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鵠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病貌也言滯深也

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御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
莅不和意也每一事去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
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
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
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
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二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
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
有龜孽於易吳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毀故有雞
禍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
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
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
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

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羴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允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羴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羴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中賈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又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三宮與諸君游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奕集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固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勅臺府滔然專驕不朝
觀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固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買易干寶以為貴者
失位降在阜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天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
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自默拜於廐中主之將反命毅方知之太以為恨免
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隋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桉楊阜上疏
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敏興奪農時故
水失其性而恒雨為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桉劉歆說此時當
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

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雷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
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曾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
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且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
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相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
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
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

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哈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哈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紉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攘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玄衮赤舄鈎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

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袞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麤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千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忘無恒事不崇實也千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

崇實之應也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豹舄及爲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

太康中又以氍毹爲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氍毹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氍毹互反

永嘉後劉后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履者婦人頭負男子頭方負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之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贊幣不同今婦人

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搨子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佳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佳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僑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里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玄見狸銜聚之千寶以爲夫僑者人之賤服劇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僑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帻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帻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葛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爲軋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翦肩柄者刻木象其肩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肩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

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夫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亦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舊為役者齒皆達編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綰髮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安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下相謂曰頗類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比肩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小而大此

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鵠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始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鵠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此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閭高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

之家雞有三定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過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才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童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无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吳郡米廬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廬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飢死者千數焉明帝太寧元年周顗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土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廷而湖孰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詔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